十先生奧論註

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大蘇先生兵論評前集卷中

敘論

兵論上

天下不可[illegible]遽[illegible]之[illegible]以近慮慮天下而不誤天

者無[illegible]也夫[illegible]推知大兵之下[illegible]合而其隙也易開將以

其無[illegible]執不可[illegible]至於隄防其易開之隙

亦不可循其術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故兵之制常與德並行

而不可廢三代而後人君始以兵爛天下而世之好名之士苦其毒而厭其多亂必欲一芟而去之其說蓋借夫詩書之放牛馬櫜弓矢以自證（書武成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詩時邁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嗚呼是其為慮也亦不遠矣夫武王之偃兵非武王之意也勢也（注上）武王以商之諸侯序八百國之衆而遷商之鼎義士薄之（史伯夷傳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則天下之疑於周者或不少也蓋至於成王周公之世猶未能固不靜之心武王不亟釋其取天下

之具以安天下之反側則夫洶然而變者未止一祿父也書大誥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王若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誕敢紀其敘云云故其道不得不權其宜以自固然其所以為天下計者未嘗廢司馬也禮夏官司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而又其時足以制殘商之死命亦得以安意為之而無忌好名之士不度天下之勢而借其說以文太平乃始闢戶斬關開盜之路而招之天下之禍不始於此也夫昔晉之平吳非晉之福也唐之得兩河於季世亦非唐之盛事也武帝侈然自

以無虞不聽山濤之諫而去州郡之兵晉山濤傳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單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蕭俛段文昌之屬亦無永圖競為武偃之談以中穆宗偷安之欲藩鎮甲士月彫日耗唐蕭俛傳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无生業嘯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一旦盜起永寧禍發燕趙而國家無

誰何之者晉祚遂以不久唐之故壞復淪盜淵上注嗚呼為天下慮而使淺謀畢見盜太平之名者為之天下之不及晉唐者亦幸矣

兵論下 此篇論用盜

銷兵之禍非止無兵而已也而將殘天下之民蓋不幸而有變其勢不得不驅民而用之夫驅民而用之者皆所以餧賊也以不教之民而置之無罪之死地故夫銷兵者乃所以殘民也又非止殘民而已也而且將名天

下之亂廣澤之陂深山之原武夫悍士臂弓而腰刃以幸國家之釁而不得逞者世未嘗訖無也方無事時則亦竄迹乎牛力羊肆之間犬偷鼠盜以活其生一旦瞰可乘之隙則嘯聚崛起角出而衡行皆勍敵矣嗚呼其禍豈止於外陵也哉於此有術焉可以一舉而兩獲非惟可以弭亂而反籍之以集天下之功而人主常難於行之則亦不知變也上篇注昔管仲嘗取人於盜記雜記下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而高祖爭天下往往皆

販繒屠狗之人前灌嬰睢陽販繒者也樊噲市人也以屠狗為事武帝剪伐四

克亦嘗求跅弛之士而用之前武帝紀詔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則夫此一族者雖足以擾天下亦足以利天

下也州綽刑蒯欒氏之勇也范氏而能欒氏則亦宜子

之勇也左傳宣公云云人主方窘於無兵而可棄斯人也哉致

斯人而用之不猶愈於肉股慄之孱民以飽垂涎之吻

哉不然而棄之山澤以自貽患君子所深憂也揚子雲

曰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

揚問道篇云云故狙詐非不可用也而御之之難也羅之以禮以愧其心鼓之以禮以作其氣蒙之以重賞以盈其欲貫之以寛以責其效亦庶乎其可矣

謀論上

此篇論因敗為謀

古之謀人不惟其善因天下可為之資而至於摧敗奔衂之餘九亡而一存者尤善謀者之所貪也蓋天下之福不在於福而生於禍負者勝之基弱者强之府故善謀者尤欲得之昔者勾踐之喪邦亦嘗有所不忍欲死

於一決之快矣獨范蠡知夫會稽之棲乃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携而陽厚之以豢吳而飽其欲故吳之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不在於無吳也黃池之會一舉而蹙之范蠡之蓄此久矣

史越世家吳王闔廬伐越越王勾踐擊吳師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勾踐聞夫差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越王遂興師吳王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保棲於會稽蠡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乃以美女玉器令種間獻於吳太宰嚭嚭因說吳王赦之吳既赦越越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

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其勞云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乃伐吳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請成句踐欲許之范蠡乃鼓進兵吳王自殺

漢之留侯蕭相國亦越之蠡也夫以高帝百敗之困不足以當楚之鋒亦明矣而二子者乃深喜之會之鴻門而不恥遷之南鄭而不恨示之焚棧而不與爭委之以太公呂后而未嘗一日即而取也凡此數者皆留侯蕭相國之謀就高帝之敗而為之地所以驕項氏而昏其智也項氏侈然自大旁若無敵垓下之圍一合而項氏之肉已臠於漢軍之刃

矣前高祖紀項羽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欲攻沛公沛公旦日見羽鴻門謝曰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因留沛公飲云云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更立沛公為漢王都南鄭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蕭何諫乃止張良辭歸韓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為質後歸太公呂后羽解兵東歸漢王欲西行張良陳平諫曰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漢王從之圍羽垓下斬羽東城楚地悉定故夫天下之不可為者是乃大可為者也而無謀者又失之有高皇勾踐之勢而不出於范蠡留侯蕭相國之策反以其所驕人者自驕而甘於敵國之豢一旦隙開搏手無策不得已驅久厭之兵而

戰之每遇輒却則曰用兵者之罪也嗟乎用兵何罪哉

謀論下

此篇論戰不可無謀

或曰戰可以無謀勝乎曰有之矣幸也非福也一勝之幸雖趨亡之國垂没之將亦有之而曉兵者不之畏昔秦之二世諱於言反狠貪而鷹搏者滿天下而二世宴如也前叔孫通傳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何如博士諸生前曰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曰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俄而周文百

萬之衆叩關而攻二世倉卒舉山西之甲付之章邯以禦之邯師一出三擊而三走文矣前陳勝傳勝立為王周文陳賢人也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令西擊秦秦令章邯擊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注周文即周章也未幾而馘魏咎尸田儋仆項梁虜趙歇堂堂之師所向如壓卵而竟無救於秦之亡捷奏未絕而漢王席卷之師已瞰秦鼎矣盖秦之兵本於無謀而出於倉皇救敗之急而章邯復輕用之此固在劉項掌握中也史始皇紀戍卒陳勝等反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皆反以應陳涉合從西鄉名

為代秦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二世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

故夫曉兵者知夫無謀者之戰不可以久也則為之退避以老其師淹延以匱其財欲和欲鬬以疑其心一軍驚其東一軍擾其西以分其力陽遣使以緩其怒陰遣間以開其隙夫以不素定之謀加之以不素信之將而又用之以不素練之卒幸而一勝而敵以多方誤之必有隨其畫中者矣嗚呼為天下者不幸而失先定之謀幸

而得偶然之勝正當守之以堅養之以徐而發之以審其無為敵人所誤

吏論

此篇論憂不可不及吏

昔者秦人之趣亡非一道也而其若是焉亟者吏不肖也吾觀始皇之初陋三代之封建其弊至於戰國髖髀相依以蹙王室故夷其城而郡縣之其慮誠遠也史始皇紀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於羣臣廷尉李斯議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既而天下之吏習於嬴

氏之暴斬艾琢剥草芥其民而弊之重之以頭會之斂閭左之徭前陳餘傳秦為亂政虐刑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又食貨志始皇發閭左之戍又重之以阿房驪山土木之役史始皇紀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天下謂之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當時之吏非殘忍漁侵病民以逢其君者則貪釁幸災不逞之人也於是民欲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而起一呼響從毛奮而鱗集僇力以傾秦族者不可勝計烏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馘其首邑俘

其令以應之者也史始皇紀戊辛陳勝等反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又賈誼過秦論曰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不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挈地以賂敵而市一旦之命者也又不然則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者也而孰為秦守哉其間黨秦之惡不肯遽臣妾者如三川之守由南陽之守齮泗川之守壯亦徒驅欲潰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敗而塗地則亦為降虜而已亦奚救於秦之斃耶史高祖紀秦二世二年項氏起兵秦泗川守壯敗於薛沛公左司馬得壯殺之沛公與項羽畧地與

秦軍戰大破之斬三川守李由三年沛公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秦以虎狼之強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夕有變三十六郡皆無人之墟子嬰之席未煖而天下為漢何也史始皇紀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使人約降子嬰秦天子璽符降軹道太史公曰子嬰度次得嗣寘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奉其符璽以歸帝者秦人之憂素不及吏也故天下之禍莫大乎視以為常而不之憂視以為常而不之憂者皆他日之不可支持者也且天下之不可以一人守也分疆析壤環居而羅衛之者皆吏也吏之不肖人主誰

倚仗之哉而朝廷之上方病夫財之不豐兵之不强以為大患至於守令之姦民號而訴者按牘相銜也則謾不之省重者不過罷去次則僅免而已紓之歲月民之血未乾而謫籍之書又以恩貸矣甚者至於公卿大夫貪沓冗耗以不勝任聞者皆剖符而左遷之嗟乎不意父母斯民之職而為逐臣之淵藪也有秦之弊幸而無秦之亂吁可畏哉可畏哉

士論

此篇論人主畏節義之士故士得以窺其逆順售說

天下之士未嘗不沮於人主之所畏而疾趨乎人主之所喜也節義美名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其名而顯致之及見其人鮮有合焉何也畏之也蓋惟忠義之士識高而見明慮遠而憂大世方無虞若可以少安矣而為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前賈誼傳上疏云云乘輿無甚失德猶可以為善也而盡言極諫甚者有幽厲威靈之比百官效職亦無大姦邪未去也而深懼指鹿之禍發於朝夕史始皇紀趙高欲為亂指鹿為馬二世笑曰丞相誤耶佳祥美瑞人主之所

罕見而奇焉者則視以為不足信至於一日月之變一雨暘之愆則又從而尤之曰此疵政之招也射獵巡幸歌舞之娛似未足病於治則禁而抑之宵旰之勤吐握之疲非人所願為者則强其必行夫人之情惡危而好安樂因而憚改自庶人達于天子均也而義士常責其所難共振其所欲為人主安得而不畏之耶故雖漢武帝唐明皇之賢猶有憚於汲黯韓休之直前汲黯傳以嚴見憚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唐韓休傳帝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自戚

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噫視時趨向天下之人不少也人主方是之畏彼亦孰肯自冒人主之所畏而取疎遠擯斥之苦哉於是乎爭迎其好而逢其欲覘其所向而伺其歸有所愛也則徇之以為歡有所懼也則寢之以安其意有所可否之間也則兩存之以聽其所自擇其為術也翺翔而不遽而為之說也進退而不甚堅夫然後參其說而弃其術而莫之辨是以姦欺之患生嗟夫此武帝明皇之所以不免也隕石妖也而方士以為嘉瑞前郊祀志

武帝時隕石二黑如黶有司以為美祥以薦宗廟殺三子大亂也宰相以措刑受賞唐玄宗太子瑛傳云云帝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奈何一日棄三子伏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揚洄復搆瑛瑶琚與妃之兄鏽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帝召林甫議荅曰陛下家事帝乃詔瑛瑶琚並廢為庶人鏽賜死瑛瑶琚尋遇害天下寃之刑法志玄宗時羣臣撰賀幾致刑措然而李林甫用事矣又通鑑云上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大旱之災則曰乾卦之祥前郊祀志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上迺下詔天旱意乾封乎雨霖之害則曰非禾稼之損通鑑玄宗紀上憂雨傷稼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武帝明皇皆英主也初豈可以愚弄也

哉惟其畏節義之士故士得以窺其所逆順而售其所喜之説而天下皆幾於危亡然則欲養天下之士氣唯受人之所畏而不甘於人之所喜者能之嗚呼人主不可不自强也

形勢論上

此篇論形勢無定

自昔形勢之論詳矣皆以山西足以制山東而山東之地得之則河洛不難控至於西河之間則自淮而江又有不可得而窺者故秦負崤函之阻下一面之師以蠶

食山東諸侯訖于始皇卒合六而一之自魏宋齊陳隋
起隋仆不能混一土宇隋文亦若人也無以過數君而
家天下者得山東也至於晉元合江左之勢不敢一警
江洛取中原之故壤天下之勢其上下逆順亦可睹矣
雖然是則固矣而不知漢高帝席秦之舊四方皆劉氏
有矣彼黥布挾區區之淮南抗衡上國若可以咄嗟叱
咤馘左耳於戲下也而當時善謀之士以為布能出上
計固守其所取吳并楚以厚其資傳檄燕趙則山東非

漢之有前黥布傳布反上問薛公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勝負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曰下計果如薛公揣之然則淮南亦足以撼山東哉曹氏擁河南之全區提兵四出所向無敵當者而孫仲謀以江之東偏崛起一隅鼎脚於魏蜀之間卒之蜀噬於魏魏吞於晉而吳獨晚亡苻堅指秦涼之甲順流而下其視秣陵之晉而以左挈

而取之而百萬之師衂於淝水反未及國奸雄起而乘之晉載記苻堅大舉入寇遣苻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兵既盛都下震恐朱序説謝安曰若秦百萬之衆誠難與為敵堅與苻融登壽陽城望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始有懼色張蚝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謝元遣使謂融小退師融麾車卻陣王師乘勝追擊堅為流矢所中然則河之南山之西亦豈能遽得志於江耶噫能知乎此則天下形勢蓋未始有定論

形勢論下

此篇論可守不可攻

或曰江之勢止可以守而不可以攻信乎曰非特江也

雖山之東西與河洛亦皆然矣而非形勢之使然也昔者六國與秦其勢均足以自固也而六國就屠於秦秦之於勝廣何也一旦聽蘇氏之縱擁百萬之兵聚於函谷之口期以拔秦卒以自敗而无損秦之一毛嗟乎其計甚陋矣六國之形猶聚鹿也秦則穴之虎也以駢首之聚鹿而欲搏深藏之穴虎豈不納死也哉秦人開關而延之六國之師已潰非必秦人之善勝亦知六國自以其勝鬻於秦耳使六國而知守之之說秦趙齊楚合

師而戍韓魏之郊以坐伺秦師之東則秦尚不敢左盼而下而況得而吞之哉史始皇紀太史公曰賈生言秦孝公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取西河之外孝公沒惠武蒙故業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取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弱秦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是時齊趙楚魏四君約從離横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六國之士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至於秦二世之不道足以自踣然其亡如是之遽者亦有以也二世恥為一隅之計閉關嚴距以遏西嚮之鋒方且殫關中之卒脫險遠出渡河而北聚於不急之趙

使沛公得因章項之鬭以躡崤隴無人之境使二世而固守之高帝烏合之卒能不為周章之敗哉史始皇紀二世用法益刻深戍卒陳勝等反自立為楚王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二世大驚曰奈何章邯曰盜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而走遂殺章云云然則山之東西亦有時而不可攻耶曹操擅中原之富雄於天下而烏桓之舉空國踰界搏殘寇於窮荒之地是役也劉備嘗側目睨之矣其計蓋出於乘虛李愬所以入蔡者也蜀先主傳

曹公北征烏桓先主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唐藩鎮傳吳元濟并其衆洄曲以備李愬愬用所得賊將自攻城因天大雪疾馳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

向非劉表之庸而備志得逞卷荆州之甲徐行而傳許下孟德雖返而漢之亦憊已滿趙壁矣

上注又前韓信傳信擊趙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張耳棄旗鼓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趙軍欲還歸壁見皆漢赤幟大驚遂亂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

奚及哉故夫河洛亦可守也亦可攻也故天下之勢初无定論在用之如何耳可以守亦可以攻

不能攻而區區於守已損威矣而又併守失之吁可悲哉古人有言曰形勢不如德史記年表云德不足也無以勝人矣乎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十四

雜論　　　葉適

兵權上

此篇論孫武子之書不可用

非詐不為兵蓋自孫武始史本傳云孫子武齊人也以兵見吳王闔廬闔廬知孫子能用兵以為將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非武之書不好焉用兵以詐古之聖智或不能免自管仲咎犯先軫管仲齊大夫管夷吾亦曰管敬仲咎犯晉狐突之子狐偃字子犯晉文公重耳之舅故云舅犯舅亦作咎先軫晉下軍之帥原軫食采於原故亦曰原軫其人已不純

於義務為爭利必勝之術春秋之世日有侵伐之事國各講求其意以備之而秦楚横行於天下大抵無義兵矣然則非武之獨為詐也而謂之自武始何也曰管仲咎犯先軫致其君於霸君謂齊威晉文强本出於兵人獨變先王之法而自為法耳盖其意常先治國家崇禮信厚集人心而親附諸侯至於決戰濟師而後益之以詐不專以詐自名也故古之於兵也止言其法部曲行伍坐作進退繁簡曲直紀律號令皆法也能盡此以為不可敗則敵至而智見矣故法可傳而智不

可傳至於孫武始棄法而言智其著兵之情奇正分合豫應天下之變百出而不窮七書孫子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窮之哉以詐自名於世而曰兵徒詐而已矣並七書孫子云蓋管仲咎犯之所畧用而未詳陰取而諱稱者武盡載之詳見孫子而後世之好為詐者思欲出武之外亦終不可得然則武真譎詐之雄者也國之有兵也能擇將而授之而他不與也夫武之兵書人主不得而用之其將自用之可也

闔廬之時連歲謀楚左定四年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嘗一入其國都卒無一人之獲暴師不返而夫槩王先歸自立左定五年申包胥以秦師救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大敗夫槩王于沂八月夫槩王歸自立也夫槩王吳王闔廬之弟闔廬與越為仇故武著書亦言越人之不足畏然吳既去楚勾踐來伐敗于檇李闔廬以戰死武者皆在其中左定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於檇李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杜預曰檇李吳郡嘉興縣南檇李城夫差二十年之間卒亡其國左襄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越滅吳

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得歸不知武猶為用耶將廢而死耶將王孫雒之流皆受教於武耶計武著書及用事之時亂楚興越亡吳而侵壞中國然則武術之無救於國家亦可見矣然則雖為將亦不可用也而後世之兵悉祖其故智於其言有所不能通者皆深思遠慮出無端涯之見以求合之且前乎武者非無人言兵其法猶可考不必黃帝舜禹周官之司馬法也曰是純仁義者而非兵若管仲咎犯僅庶幾乎曰是猶有仁義也亦不足

以為兵而為兵者必詐而後勝故無出於武之書噫其人心之不仁耶不然何其遺棄衆說而好之篤而敬之深耶韓信號善用兵自言其法出於武曹公無敵於天下猶師武術自為之傳曹公魏曹操為孫武傳唐太宗李靖近世君臣之言兵者無出其上其所問對亦止於武之意七書有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而天下好奇之士奮筆墨以傳益武之說而為書者數十百家而號孫子為談兵之祖其氣焰起興於百世之下若將與聖賢並稱者噫人心之不仁至

此極與豈數千年之獨不幸耶今之所患者以天下之大
甲兵之强謀臣智士之衆而所嗜好訓學者不出於武
自為一將之術耳然且講之而不得其要求之而不中
其情而今世之良策真智因以廢放而不舉夫選天下
之士教之於學試之於庭使之讀誦以為文義者乃無
先於孫子彼固無所見於此也使有所見猶無益也而
徒以不仁之心上下相授授天下以不仁之心患之大
者也臣嘗論之今天下或不免於用大兵大兵者以令

之勢虜有百戰百敗之道吾有百戰百勝之術夫百戰而百勝者不戰而可以勝也百戰而百敗者未戰而先屈者也殺人以求勝古人之所不免也不待殺人而後勝今日可見之效也然其法皆不載於武之書今將因武之書以通之而後用今之兵乎則是捨百戰百勝之術遺虜以其具而自爲是勝負相搏不可必知之形計之失者也臣非無見於此而强劾世之迂闊者以黜武也蓋其精者不可得而言言其粗乎則與迂濶者何異

雖然臣請終言孫武之不可用夫戰國相吞無義無名而志在必勝故武之術出於名義之所棄爲此下策而其所說者行陣之淺畫地形曲折軍勢翕張特俄頃之智耳使將帥自爲之猶或不廢而國論則何爲焉今之談兵者紛然皆出於此臣不知其說也夫今之所爲戰者戰虜乎戰吾國乎自淮以北此非吾土地乎其來鬬者將非吾民乎抑盡虜乎然則流涕以對之猶不足而孫武之智尚忍言之嗚呼豈未有思及此者也

兵權下

此篇論兵難妄動當聽實言

言之實者無奇無奇則難聽故天下多奇言而言兵為尤奇人主慨然欲聞天下之言則奇言得以入而言兵者入之為最深奇言漫衍於天下而天下反皆以奇為常是以下未知兵而習為多殺人之術上未用兵而先有輕殺人之心嗚呼孰能知其為天下之大禍耶平居無事嘗言兵計某衆可襲某城可攻某地最利宜先取以制敵敵有上中下計當出於某吾以何道應之其將

某為良可反間以疑之可死士以刺之某兵可亂半渡以薄之倍道以掩之某處葭葦蔽虧林麓深阻可用伏兵某為奇道可用以出敵不意或欲為辯士說下其腹心大臣或使內潰或使來降或自請為將用其術以制勝或乞乘傳招集豪傑不費糧糗甲兵自以乂民殺虜古陣法兵法凡幾家今不可循用宜悉損益何事刀槊弓弩今未精者有幾更為擊伐之技或乞試上前或請頒其法於諸將或言時不可失坐論無益今當并進益

取敵地以自為守因事觀變或言臣歲月浸晚恨不及
功名乞一死敵或言古者取天下凡幾其故術猶在今
當何所用雖始若少緩終當有成其言邊亭敵地風沙
蒼莽雨雪凍飢戰士哭聲器械解弛使人憂悲恐懼至
論讎恥憤激瞋目按劒或廣大其意下城得地所過牛
酒迎勞王師復故境土天下一家使人慰喜洋洋然欲
不計勝負存亡而為之其人或已在親要朝夕開說素
所狎昵縱言不顧或踈遠求進嘗試上心或山林草澤

之士請來獻見或在外之臣無以固結恩寵走馬面論
密疏入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為名必挾兵說以自重且
其開口論議容止不動聲音偉然問答縱橫不可窮詰
至於超乘負矢意氣敢決而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
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
念已動於中矣凡此者其意非真以為見於事也以為
言之不得不奇也非謀國也非慮患也中一時之欲而
已者也然而未必用者有時而用矣漢武帝聽王恢計

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事結禍無已天下幾亡

前韓安國傳武帝即位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王恢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常不過數歳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上從恢計

宋文帝從江湛徐湛之之言意封狼居胥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

通鑑宋文帝紀元嘉二十七年上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陛下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

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乃大起軍旅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蹔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魏主引兵南救之玄謨懼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殺傷不可勝數魏主所過無不殘滅城邑望風奔潰魏兵遂至淮上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並無所得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明年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夫不顧計天下之利害舉而聽一夫之奇言者彼其初固不知其患之將至此也今天下之士好為奇言而言兵為尤奇者十年於此矣好惡之相形權利之相誘奇言盛而實言息矣凡向之能為實者今未有不轉而為奇者也雖然

臣有憂於此而亦竊以為賀焉何者天下之能為奇言者衆也昔日之奇今日之腐壞而無用者也朝對暮論接目煩矣聽聞熟矣庶幾其厭之乎庶幾其可以實言乎雖然實言不足聽也五穀之味澹然不與衆味俱嗜味者不能食也其所以食之而不敢廢者畏其不食則飢而死而衆味不能救焉耳故夫有聞實言於今世如畏不食五穀之死者而後其言可得而聽也何言謂實今世或有以為兵端可畏易開難合厚賂請和可以持

久此偷安姑息之論也兵何嘗一日而不可用乎顧其用如何耳故不多殺人則兵可用邦本不摇則兵可用不横斂不急征則兵可用將非小人則兵可用天下雖不畏戰而亦不好戰則兵可用視北方如南方則兵可用功成而患不至外鬬而内不知雖不免於用詐而羞稱其術雖大啟舊國而能不矜其事若是者其兵無不可用也夫水居者好游崖居者好緣此其勢也游而不溺雖游可也緣而不墜雖緣可也故凢今世為用兵之

可言者未有不犯是數患者也犯是數患是游者之必溺縁者之必墜而曰吾不顧而自為也而可乎孫武吴起穰苴孫臏巧於用兵史記吴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當此之時各相攻代代為雌雄今雖無之不足慮伊尹太公管仲諸葛亮智於謀國今雖未有不足憂其實言之不可亂者止於如此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十四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十五

秦漢論

方恬

秦（論重法之失）

天下之誦秦酷也久矣余嘗以為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及觀於漢見其刑罰之施上自王侯下逮公卿參夷菹醢往往至是當時猶曰斲雕為樸網漏吞舟之魚（前酷吏傳序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於是益信秦法之酷也誹謗者族偶語者

棄市（見前高祖紀）其嚴如此宜無姦之可發無罪之可誅矣而豪傑私語以謀之者班班然見於史計其他又何可勝數夫以張良匹夫之强藉力士之威奮激於博浪沙中（前張良傳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皇怒求賊甚急良乃亡匿下邳）其悖甚矣卒之隱匿莫之獲此逋逃無歸之人也而項伯殺人猶從良匿然則秦之殺豪傑其何若人哉（見史秦記）方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秦之法令大抵以死驅民而已先王制為五刑以督姦其入於

死者蓋鮮非不能威知民之不可威也罪有輕重情有過與故今也一槩而歸之死則民有不服者不服則相痛相痛之極則思相隱也而又懼於法則相與反仇其上亦勢之必然爾所以善為治者必先原夫人情之初不相遠也自非至酷之仇恨未有不相怨者甲之罪不及死乙之心不欲置甲於死地則雖有姦莫之告矣況夫人情未有不自怨者甲之罪不及死而不免於死乙其曰彼罪人情之所有安知吾他日之不及此則何若

相隱以相全耶夫天下之人皆有恕己及人之心而秦猶有不恕之心秦亦豈自安之道哉且如其時漢高祖為亭長與夏侯嬰善高祖戲而傷嬰為人所告高祖重坐傷人嬰為証之移獄覆繫歲餘笞掠數百然後免灌嬰傳夫以戲而被傷者又且為之隱此於有司何所施罪耶以告訐而訊之至於經歲笞繫則高祖之所坐又不輕矣蓋秦之暴日設刑以罔人之罪如捕虎豹獵麋鹿不待彼之犯而後治之也嬰之所以不忍告者懼不測

矣歟然則世之所傳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賈誼新書）殆非虛語雖然治天下要不如此豈惟天下哉爲一家之主而罰浮於罪則奴婢相隱有罪莫聞矣奚遠之云乎由是言之輕刑未必不可止姦嚴刑者長姦以自蔽也秦之所謂豪傑者吾意其必爲淺浮狂妄之徒彼其誠豪傑也秦亦安得而誅之

西漢（論高祖興漢順正理）

自三代而下惟漢高祖之興上得天理下順民心非特

後世之不如較之湯武而高祖之理順多矣何以言之桀紂雖虐然繼世之君繼世以有天下諸侯其誰不為臣雖天之所付民之所歸在湯武不可得而辭而君臣之名不可易也故湯曰予有慙德（書湯誥云）而孔子亦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語八佾云）湯不敢以自欺孔子不敢以欺人豈非大公至正之道有不可揜者耶若夫秦以山東夷狄之俗恃其勇力而不修仁義舉六國而殘之詐虜其君與將而威刼其民父兄死於秦之兵子弟死於秦

之役天下視之有如仇讎名雖君臣特亦强服爾故南公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者痛之之深也懷王起於匆牧之間非有尺寸乘勢舉而坐之士民之上北面事之（前高祖紀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天下無有異辭以人之尊懷王如是則其病秦之心其何如是以山東之兵所謂復讎之舉非叛亂者也懷王之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可謂上賞矣項羽奮勢有入關之志高祖獨雍容於諸將之間若無意於進取者然衆推帝以入關之任則亦未嘗有難

色其大度蓋如此並見前高祖紀羽方轉戰河北而帝已定關中秦民按堵矣羽破關而入專宰天下分裂王侯以漢中遷徙之地封之默默而去諸侯皆已叛羽然後徐起而定關中同上漢元年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云云吏民皆按堵如故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向使帝不能堪起兵相攻則亂首之責有歸矣蓋懷王猶在高帝未嘗敢失臣節羽既有逆謀帝不能甘乃舉大義以與羽角百敗而不屈者臣節然也項羽既滅天下大定諸侯共上尊號猶自託于

不賢衆不可拒然後受之雖則湯武未嘗如是之雍容也較之武王之用鉞孰迫而孰緩耶世人惟知重古凡三代之事便以為後世所不及斯特不考其實而隨衆毀譽者觀吾此論庶其有自信乎

西漢 論高帝畏公議不易太子

史言留侯招四皓安太子其事甚偉而通鑑考異獨謂無有以為高帝之亢厲非畏搢紳識議者也使四叟在實能泥其事不過汚高帝數寸之刃耳且留侯必不為

子立黨以制其父張良傳云方子曰否高帝雖不學而性明達本紀云其所為尤畏公議如繫蕭相國因王衛尉一言輒赦之蕭何傳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上至何謁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獸食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侍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衛尉曰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使使持節赦何以怨故捕季布夏侯嬰一言反召之季布傳項籍使布將兵數

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與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滕公待間果言上乃赦布

蒯通誤韓信蒯通傳通知天下權在信欲令背漢云云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

欒布哭彭越欒布傳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為酒家保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燕將臧荼舉為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彭越反夷三族詔收視者捕之布祠而哭之皆死有餘責其自辨解辭亦悖訐然猶赦之凡此類尚多足以見帝之所為動有顧慮非恃威無籍者也豈有四

老人者慕義歸心輔翼太子是果何罪而必殺之乎雖然男女者人之大欲也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晉獻公嬖驪姬非是則寢不安食不飽終以太子戕二公子奔晉國大亂（春秋左氏傳）則嬖寵之禍也豈惟晉獻公為然自古以來因女致亂者必自其子始雖隋千萬年如蹈一轍唐神堯惑諸妃之譖有怒於秦王曰兒為儒生所誤非復我昔日子（通鑑唐高祖紀）人之情欲所惑變易白黑顛倒是非無所不至使漢祖亦以此意怒

彼四老則罣誤之罪亦何所歸雖殺之不患無名然以此為言是以漢祖為何如主也伉厲之稱在考異已為過寛仁長者史明言之何伉厲之有且留侯立黨亦非也高帝之於羣臣自非姦雄難制者皆相體亮尚利社稷不以細故為嫌通鑑於留侯複道之語尚不疑其附下罔上但招四老豈得以立黨制父疑之況夫立高祖之朝者如隨陸叔孫無非儒者隨何陸賈叔孫通而叔孫之諫太子尤切而帝猶不之殺而殺彼四老乎叔孫通傳高帝欲以趙王

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乎陛下必欲廢適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帝曰吾聽公又安得不畏搢紳之議此猶不殺愈見帝之難能故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史亦曰自勝之謂強皆言自克之難也夫情慾恩愛一結於心如火之炎如膠之傅撲之不滅雪之不消成帝愛趙后欲令天下無居其上者哀帝愛董賢即欲以天位禪之董賢傳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

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旬月間賞累鉅萬貴震朝廷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權與人主侔矣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是則不自克之過也

觀高祖之嬖戚夫人其寵愛之極豈下於驪姬趙后哉凡人有愛猶不可遏而況天子之尊非能自克其誰止之帝之見四皓入侍也有以知天下之歸心雖山林之

士就木之人猶願為之死則公議之不在戚氏決矣與其違天下之公議不如割吾心之私愛是以悲歌徘徊不能取捨然而終不可易太子則公議止也世儒乃言高祖惟知利害而不明禮義以禮義爭之不知以利害刼之嗚呼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不明禮義舉天下之禮義皆悖矣是何利害之知

西漢論人主當畏公議

自古之啟有天下者非恃其君之賢聖明果抑亦事驅

勢迫習知王業之艱難也至夫天下已平總四海定一尊君上之勢甚崇臣民之守甚卑内外甚安四夷無擾非有旦夕之禍患而常有百年之憂虞百年之憂未之見也則旦夕之所為縱心快意不顧公議其亦多矣今日一事之妄作曰庸何傷明日一事之妄作又曰豈不由我後日一事之妄作又曰其誰若何自其始以為始適吾志而已然不見其害則滔滔然習以為常其禍有可勝言者哉詩曰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

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此鄭人爲叔段而作者也鄭風將仲子詩其意若曰請仲子之無越我國毀我法度云爾仲子者君之寵弟也吾何敢有愛顧人言可畏也仲子誠可懷念人言亦不可不恤究懷詩人丁寧反覆之意其畏公議甚矣以常情論之疑若懦而不任然自古賢聖之君畏民如嚴師奉法如繩約彼亦豈懦人也哉恐小以存大也且人主誰不自恃其家國者及其臨事輒不顧公議特亦欲適吾志爾反不

知公議毀而法度隨喪法度喪而國家從之其益未能毫芒而貽害過於山岳乃知賢聖之君忍慾自貴者殆為是也高帝身平天下之亂孝文睹呂氏之變而又能忍慾以顧天下之公議若景武則大不然矣漢之法度破蕩蓋自此始景帝欲侯后兄丞相條侯曰高帝之約非有功不侯前外戚恩澤侯表孝景將侯王氏條侯犯色又欲侯匈奴降者條侯曰彼背主而封之何以責人臣之不守節周亞夫傳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

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謝病免相其在大臣執政之論初無過悖之辭而沮愧之心終置之於死此何理耶匈奴請和親下羣臣議狄山以疏遠之臣而斥御史大夫可謂誠心為國者武帝正色而折之歷問其所堪以窮之山死於乘障羣臣震懾莫敢有言時狄山以前博士言蓋帝之護惡醜正如此所以舉高皇之法盡為變更紛紛然而尤獎貴征伐好殺之心無日而已其後巫蠱之禍子父不能相明夫妻情亦不達喋血京師自謂周公誅管蔡之

舉及車千秋一言然後痛悟其非築歸來望思之臺加刃於據者得賞而復誅（見前戾太子及江充傳云）反求初意公議其終安在漢之陵遲於此有兆其後昭帝雖英明而權在臣下宣帝雖明察而不本仁義元帝雖儒雅而無復甄別公議自日銷一日矣漢安得而不衰而何待成哀乎然景武宣之明君猶若是則成哀又不足道也或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猶不徑以貴之必待廣利伐宛有功（前李廣利傳）是豈不顧公議者余曰不然公則無私私則非公公私初不兩立伐宛之舉所得實不償所

失疲弊中國獨成就一李氏公邪私邪此司馬温公所謂藉名而利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愈也尚何公議之云

西漢 論武帝能悔過

秦穆公信孟明之説以敗于崤作誓一篇諄諄自責聖人定書收而置之周魯之列（書秦誓）吾嘗疑焉以為五霸齊威為盛葵丘之會威公震而矜之蓋叛者九國然後悟其説也曰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而終之實難不能於始而救於終則猶庶乎不廢此穆公之戒聖人所

以有取也如漢孝武尚征伐好神仙巡遊海內大興宮室去秦始皇無幾見郊祀志而始皇有剛戾刻深之稱武帝有雄材大畧之名本贊云若是者何也始皇不能悔而孝武僅能悔爾孝武末年罷輪臺斥方士常自嘆息沉恨其前日之非辭意懇苦若不能自勝者是亦可哀也已西域渠犂傳贊在聖人之忠厚其尚以補過許之議者多曰武帝悟之已晚何益余曰不然夫人君者猶之天也大風之所繫嚴霜之所零木無不拔草無不彫及夫時雨以

灌之杲日以煖之則昆蟲荄甲奮而伸者不待終日此非天之私殺以泛愛也力量大其所被者自廣爾然則人君之尊力量之所及豈可勝計哉喜則冠蓋塞路怒則伏尸千里私意私怒若是之可畏惟賢主獨觀萬化之原而審於安危之機（前徐樂傳上武帝書云）一嚬一笑猶不輕發以嚬笑之施必有當其休戚者矣武帝雖悟之不早但曰吾不為前所為則天下已受其福何待終日隋煬帝之縱恣又十倍於孝武但云罷征高麗則四海便有

更生之望況不遠復者哉雖然治道不在多言在人主之方寸耳前申公傳方寸之間天下之所係命也正心誠意之學誠為人主之要急者心誠意正然後能知言能知言則詖辭不能欺遯辭不能蕩險辭不能激之怒諛辭不能導之喜心正九重之上而萬民受福于下尚何過之可補此則堯舜之治也世人以堯舜之治為不可跂以正心誠意為老儒常談初不之省則功利之說安能不熾夫功利之亂國如女色之惑身入乎其中昏然不

知利害之正未始不慚愧汗發達於面目若其不悟則身從之矣武帝雖為明君然多慾易動見主父而嘆息睹江充以為賢姦人在前不惟不能辨而且進之天下其何有息肩之所然則勝於始皇者亦未有大過特末年一念之善耳而其益猶若此則知古之聖人獨喜人之補過者非徒謂勝於不改由孝武觀之則補過之功蓋云大哉

西漢

論西漢之末委靡之俗肇於開國之初

西漢之末其俗尚黨蔽毀譽混殽忠佞無別以王莽之姦雄生平意氣槩可見耳而上書稱其美而訟其屈者幾五十萬人劉歆名宗室也而輔其為（前本傳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嚴尤智略士也而佐其為（嚴尤為王莽將）揚雄名教大儒也而頌其德（揚雄作美新）若他蚩蚩蠢蠢隨影附聲之人又何足道哉風俗委靡何乃至是意者孝宣以來用法令持臣下訣蔽成風理固然乎方子曰否是何見之晚也夫高帝之盧綰蓋唐姜皎之徒初非有運籌決勝之畧專典方面

之勳也高帝既平燕欲以舊恩王綰為羣臣觖望顧公議不敢專羣臣知上意皆言盧綰嘗從平天下功多可王（前盧綰傳高祖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籍死使綰別將擊臨江王共尉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之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為羣臣觖望及虜臧荼乃立為燕王）黨蔽之風始昉於此乎然亦非漢之罪也而戰國以來謀臣說士憑軾撙銜馳鶩乎天下朝見秦之利則易縱而為横暮見晉之强則易横而為縱乘險抵巇為良計應機赴響為敏識重以秦人惡直而喜訣鉗忠臣之口結志士之舌逄君

之惡者受上賞指國之失者蒙顯戮天下相師以佞為常故漢之羣臣猶多謀識其變在戰國之餘也夫人惟信已直行發口直言無阿曲不顧生死如周昌汲黯然後能無顧忌若識變則為已者重為人者輕輕重如是則不能無畏避有畏避則不能無阿曲阿曲之甚則更相黨蔽黨蔽一成則顛倒白黑无所不至矣仁人君子所以深疾手用智者懼其保而不可保也顛沛隕越臨九死而不變者恥於用智也蓋昔者慕容燕之梁琛秦

主嘗謂曰卿虛稱燕美忠不自防反為身禍可謂智乎
琛對以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
莫能保忠孝之終始見通鑑彼見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
就不顧家國臣即知之尚不忍為琛之斯言可謂為世臣
子之標鑒漢初羣臣知此議者自不可為得矣其最稱
陰謀者獨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安
劉氏者必勃前高帝紀其後呂氏之變平依違其間一彼一
此凡險難之際皆勃親之平雍容而已前呂后紀及陳平等傳以

高帝猶不敢保平之可任吾亦安知平患難之際其無覬望之心乎向使呂氏之勢一成不可搖動其事變未可知也故夫觀人之國者原其始必要其終漢之風俗因循委靡以成王氏之禍反復求之已見於開國之初天下之事亦安有突如其來者哉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十五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蕭文鉦